

南華真經評註

第四冊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六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刻意第十五

陸德明曰以義
名篇

歸震川曰邇流

返源至德無奇

恬澹寂寞虛無

平易清淨純素

神全而德亦全

也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
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
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

方浮情曰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方之聖人丘瓊山曰樂山數者往而不能返仕朝廷者入而不能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耽於養形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真性之然也

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

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

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

鳴呼
熊經若
熊之攀
樹而引
氣也鳥
申若鳥
之嘯呻
也

易蓮峰曰清言可貴

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

有也

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

澹然

無極而衆美從之

若厲已以爲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

此天地

之道聖人之德也

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

者聖人也

故曰夫恬淡寂莫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

而道德之質也

非夫寂寞無爲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

故曰聖人

休休焉則平易矣

休乎恬淡寂寞息乎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

休虛求反患也

平易則恬淡矣

患難生于有爲有爲亦生于患難故平易恬淡交相

成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混然與正

歸震川曰本分語

易蓮峰曰清言可貴
卷六 刻意
二 三 揚 藏 書 〇 七

劉須溪曰去知與故對証藥也
能棄其所不知而未忘故猶未去知也愈深愈言愈切愈言

理俱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不平不淡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

也于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任自然其死也物

化蛻然無所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無心

而付之陰陽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迫

而後動會至乃動不得已而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去知

與故循天之理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故無天災災生于違

天無物累累生逆物無人非與人同者無鬼責同于自得

故無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汎然無所惜也不思慮付之天理

不豫謀理至而應光矣而不耀用天下之自信矣而

王荆公曰此兩

敗與天道出入

然在彼則為偽

言在此則為真

言

方子及曰忤與

逆二字何所分

別而兩言之說

虛與粹二字可

見蓋順事應物

無所乖拂自非

虛豁之至何以

能之中心至粹

無雜則自然包

含萬象容蓄萬

象

不期信用天下之自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

粹一無其魂不罷有欲虛無恬淡乃合天德乃

天地合恬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

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至德常

無所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無所於忤

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確盡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物自來耳至淡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濁

者無交物之情欲則有所不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物皆有富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

物無所逆矣

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

故曰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靜一而不變。當上

住淡而無爲。與會俱動而已矣動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蘇老泉曰舉劔而精神之可寶

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劔者。柙而藏之。不

目喻其詞之有益於學者至切

敢用也。寶之至也。况敢輕用其神乎精神四達並流無

近也。而人以爲荒唐無用之言

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

及其荒唐無用也未必知也

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口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化育萬物不可

爲象。無方其名爲同帝。同天帝純素之道唯神

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于外則冥也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精者物之真也

野語有之曰衆人

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與神爲一非守神也

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

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苟以不虧純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

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情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類庸得謂之純素哉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褚伯秀曰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違

世矯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

而覲人之從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

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
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
亢孔孟之爲脩伊傳之爲治巢許之
爲閒老彭之爲壽以迹觀之似一不
能無偏然而不失爲聖爲賢者以其
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
因時之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

丘瓊山曰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
主首尾却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

箇故曰末引野語結之看他文字波
瀾莊子中最近時好

陸德明曰以幾名篇

胡似山曰憤憤

不知其何所指

也而使人有省

名曰繕性將無

言性者豈若此

其俗也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于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

所以求者愈滑欲於俗思以求到其明已亂其心于欲

而非其道也而方復役思以求明謂之蔽蒙之民若夫發蒙者必離俗

思之愈精失之愈遠去欲而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不

後幾焉不失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夫無以知為而

也任其自知則雖知周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

萬物而恬然自得也其性知而非為則無害于恬恬而自為則無傷

于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夫德和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得德無

出他哉道故無不理

不容仁也

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

道無不理義也

無

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

義明而物親忠也

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

愈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

其迹則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

味

歸震川曰信行客體合說禮有

節文者其迹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

許石城曰他說樂在禮前亦有

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

見一生便有和氣有和氣便有

則物必失其性也

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

情事皆是樂到行動處方是禮

得不失其性哉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

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

澹漠也
時也

冒也

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任其自然而已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物皆自然

故至一也逮德下衰

大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維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爲而美

無爲之迹故致斯弊也

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

不一

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

德又下衰及神農

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安之于其所安而已

德又

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濠淳散朴

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離道以善

善者過于適之稱故有善而道

方靜夫曰心與
心識知句連謂
彼此看破耳

不險德以行行者違性而行之然後去性而從

於心以心自役心與心識彼我之心競爲先知

而不足以定天下志知任性然後附之以文益

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者心質之飾也然後民始惑

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由是觀之

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夫道以

能存世然存世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若

交也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

貴也隱故不自隱

若無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

古之

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莫知反一

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懸知以發之

何由而交與哉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此澹漠祇所以交喪也

則反一無迹

反順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

不當時命而大窮

乎天下

此不能澹漠之時也

則深根寧極而待

雖有事之世而聖人

劉須溪曰前一段反處每說得精神言處每發得到德隱則人

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畏也

此存身之道

不知也。今則人
得而知矣。則世
俗淺薄之故也。
意者其隱德亦
不及古之人乎
皆有之。

林虞齋曰：彼亦
一得志，此亦一
得志，但在此為
無憂，此軒冕者
憂，寄去則不樂
看得透，故語妙。

也。世不與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
而不以知窮天下。此淡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危然，獨道
固不小行。遊于坦塗。德固不小識。塊然大通。小識傷德，小
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
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
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而足。今之
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
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